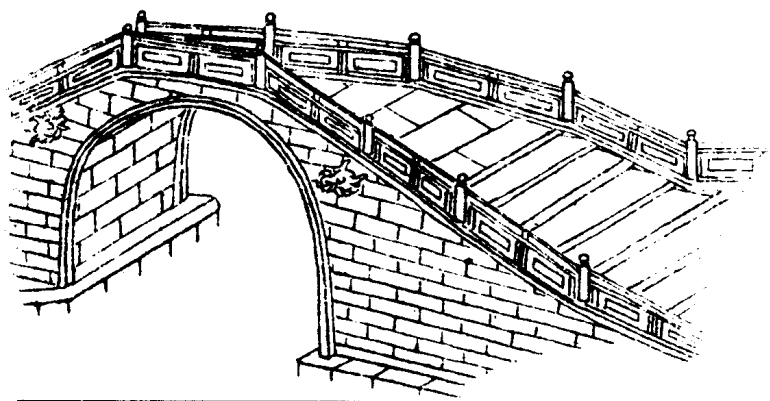


浮生六记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苏州沧浪亭畔，天之厚我，可谓至矣。东坡云：事如春梦了无痕。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彼苍之厚。因思《关雎》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妇于首卷，余以次递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学，稍识之无，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。

浮生六记·卷一·闺房记乐





[清] 沈复 冒襄 著
周颖 刘同军 注

浮生六记

华夏出版社

中国古典名著丛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生六记/(清)沈复著.影梅庵忆语/(清)冒襄著.-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6.6

(中国古代闲情丛书)

ISBN 7-5080-4007-4

I.①浮…②影… II.①沈…②冒… III.笔记-作品集-中国-清代 IV.1264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57131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670×970 1/16开本 15.25印张 230千字 2插页

2006年6月北京第1版 200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:19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前

言

《浮生六记》及《影梅庵忆语》是两部悼亡之作；《影梅庵忆语》作者为冒襄，《浮生六记》作者为沈复。

沈复(1763—?)字三白，江苏苏州人，生活于乾隆时期。年轻时秉承父业，以游幕经商为生，后偕妻离家别居，妻子客死扬州，沈氏46岁时作《浮生六记》前四记。作者怀着深沉的情思，记自己与舅氏女陈芸自幼两小无猜，情投意合，互相爱慕，终成眷属。后陈芸早逝，作者悲痛欲绝，时时忆起而无可奈何。本书文字清新真率，无雕琢藻饰痕迹，情节则伉俪情深，至死不复；始于欢乐，终于忧患，漂零他乡，悲切动人。在清人小品中，本书虽非一流，但文笔细腻，颇见才情。在上个世纪30年代，一经俞平伯、林语堂先后评介，则名噪一时，后林语堂又将其译成英文，更是天下闻名，曾经改编为话剧演出。

本书虽名为“六记”，但五、六两记(分别为“中山记历”和“养生记道”)有目无文，可能缺失。坊间后来有出“足本”的，五、六二记，有学者认定为伪书，但也有学者认定为沈氏本人续作；是耶非耶，未有确论，故一并收录。相信读者自有评判的眼光。

冒襄(1611~1693)，明末清初江南如皋人，字辟疆，自号巢民，其父冒起宗明崇祯时官至湖南宝庆副使，督漕江上。冒襄崇祯时副贡生，当授推官，不出。与桐城方以智、宜兴陈贞慧、归德侯朝宗，并称四公子。入清，以友朋文酒为乐，不受博学鸿词荐。所居水绘园，为当时名园。《影梅庵忆语》中所悼念的对象是董小宛(1624~1651)。董氏本秦淮名妓，是江南四名妓之一。明崇祯十五年，归冒襄为妾，清兵南下，同辗转于离乱九年，后病死。董氏名字为民间所熟知，其中也包

括她入清宫为世祖（顺治）妃这一传说，坊间小说更为演绎、津津乐道，但其实这是子虚乌有的，从《忆语》中可以了解，董氏长期患病在身，“每见姬星靛如蜡，弱骨如柴，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怜之感之”，她最后也是因为痨病（即今之肺结核）而死的，根本和入清宫被迫害而死，毫不相干。

名士和名妓的结合，为后人所称羨，而他们的结合也确是有真挚的爱情基础的。董氏能诗善文，琴棋书画，样样精通。冒氏著书她帮他“稽查抄写，细心商订，永日终夜，相对亡言”，两人相处虽然只有九年，但患难与共，相濡以沫，正如《忆语》中冒氏所悲叹的那样“余一生清福，九年占尽，九年折尽矣”。董死后，冒氏曾作二千四百言的《哀辞》悼念她，“余业为哀辞数千言哭之，格于声韵不尽悉，复约略纪其概。每冥痛思姬之一生，与姬偕九年光景，一齐涌心塞眼。”本文所忆所记，都是真实的，出于真情的，“始终本末，不像狎昵”，这就是《忆语》的魅力所在，是它自问世以来为广大读者所欢迎的原因所在。



目

录

浮生六记	1
卷一 闺房记乐	3
卷二 闲情记趣	29
卷三 坎坷记愁	44
卷四 浪游记快	70
卷五 中山记历	108
卷六 养生记道	156
附：影梅庵忆语	187

浮生六记



〔清〕沈复著
周颖刘同军注

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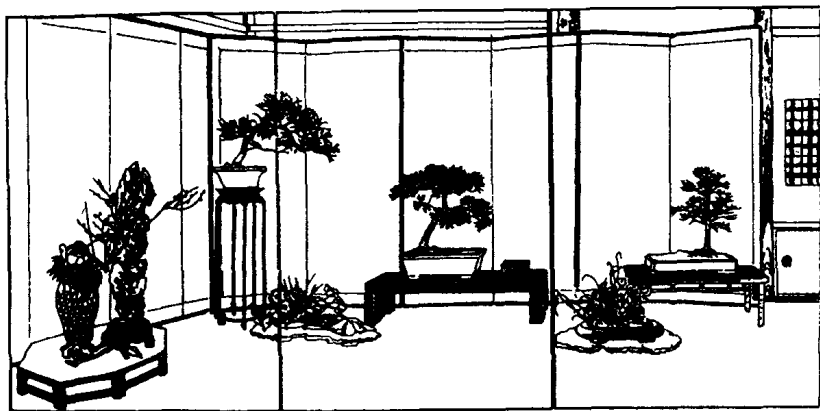
一

闺

房

记

乐

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¹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²，居苏州沧浪亭畔³，天之厚我，可谓至矣。东坡云：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，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彼苍之厚。因思《关雎》冠三百篇之首⁴，故列夫妇于首卷，余以次递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学，稍识之无⁵，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。若必考订其文法，是责明于垢鉴矣⁶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⁷，八龄而夭；娶陈氏。陈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余先生女也。生而颖慧，学语时，口授《琵琶行》⁸，即能成诵。四龄失怙⁹。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长，姻女红¹⁰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给，克昌从师，脩脯无缺¹¹。一日，于书簏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认，始识字。刺绣之暇，渐通吟咏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之句。余年十三，随母归宁¹²，两小无嫌，得见所作。虽叹其才思隽秀，窃恐其福泽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释，告母曰：“若为儿择妇，非淑姊不

娶。”母亦爱其柔和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¹³；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¹⁴。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阁，余又随母往。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¹⁵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时但见满室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。见其绣制精巧，询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。其形削肩长项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神飞，唯两齿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种缠绵之



态，令人之意也消。索观诗稿，有仅一联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询其故，笑曰：“无师之作，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。”余戏题其签曰“锦囊佳句”¹⁶，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。是夜送亲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饥索饵¹⁷，婢姬以枣脯进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牵余袖，随至其室，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举箸，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：“淑妹速来！”芸急闭门曰：“已疲乏，将卧矣。”玉衡挤身而入，见余将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“顷我索粥¹⁸，汝曰‘尽矣’，乃藏此专待汝婿耶？”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哗笑之。余亦负气，挈老仆先归。

注 释

1. 癸未——指乾隆二十八年(1763)。
2. 衣冠之家——官宦之家。
3. 沧浪亭——苏州名亭之一。原为五代吴越广陵王的花园，后为宋代苏舜钦所得。苏氏在园内建沧浪亭，后即以亭名园。
4. 《关雎(jū)》——《诗经·周南》第一篇，是我国最早的爱情诗名篇，故下文言“列夫妇于首卷”。
5. 稍识之无——稍稍识得“之”、“无”二字，即刚刚识得字。
6. 鉴——镜子；垢鉴，为污垢所蔽的镜子。
7. 金沙——或称金沙场，清代设盐课使驻于此地，即今江苏省南通市。
8. 《琵琶行》——唐代白居易所作长篇叙事诗歌。
9. 失怙(hù)——丧父。
10. 女红(gōng)——旧时指女子所做的纺织、缝纫、刺绣等工作以及这些工作的成品，也作“女工”。
11. 脩(xiū)脯——给老师的教费。
12. 归宁——旧时指已婚妇女回娘家探望父母。
13. 金约指——即“金戒指”。
14. 乙未——乾隆四十年(1775)。
15. 同齿——同龄。
16. “余戏题”二句——唐诗人李贺出行，常背一锦囊，遇有佳句辄书投囊中，归家整理成篇；李贺死时仅27岁，可谓夭寿，故文中用“锦囊佳句”典，则已

“伏”“夭寿之机”。

17. 饽——食物。

18. 顷——刚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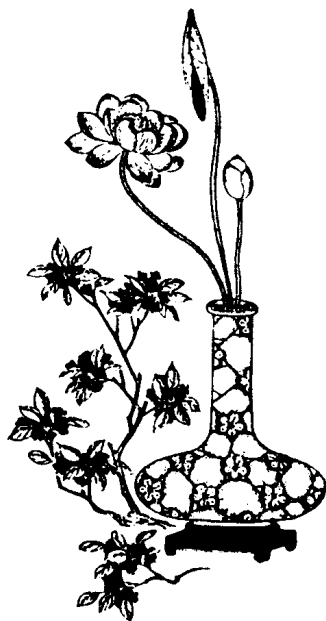
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¹，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头巾既揭，相视嫣然。合卺后²，并肩夜膳，余暗于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腻，胸中不觉怦怦作跳。让之食，适逢斋期³，已数年矣。暗计吃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谓曰：“今我光鲜无恙，姊可从此开戒否？”芸笑之以目，点之以首。廿四日为余姊于归⁴，廿三国忌不能作乐⁵，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⁶，芸出堂陪宴。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，拇战辄北⁷，大醉而卧；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。是日亲朋络绎，上灯后始作乐。廿四子正⁸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归来⁹，业已灯残人静。悄然入室，伴姬盹于床下¹⁰，芸卸妆尚未卧，高烧银烛，低垂粉颈，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。因抚其肩曰：“姊连日辛苦，何犹孜孜不倦耶？”芸忙回首起立曰：“顷正欲卧，开橱得此书，不觉阅之忘倦。《西厢》之名闻之熟矣¹¹，今始得见，真不愧才子之名¹²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”余笑曰：“唯其才子，笔墨方能尖薄。”伴姬在旁促卧，令其闭门先去。遂与比肩调笑，恍同密友重逢，戏探其怀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“姊何心春乃尔耶¹³？”芸回眸微笑，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。拥之入帐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妇，初甚缄默，终日无怒容，与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处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尝稍失。每见朝曦上窗¹⁴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“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人嘲耶？”芸曰：“曩之藏粥待君，传为话柄。今非畏嘲，恐

堂上道新娘懒惰耳。”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，因亦随之早起。自此耳鬓相磨，亲同形影，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。而欢娱易过，转睫弥月¹⁵。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¹⁶，专役相迓¹⁷，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¹⁸。先生循循善诱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归来完姻时，原订随侍到馆；闻信之余，心甚怅然，恐芸之对人堕泪，而芸反强颜劝勉，代整行装，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。临行，向余小语曰：“无人调



护，自去经心！”及登舟解缆，正当桃李争妍之候，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，天地异色。到馆后，吾父即渡江东去。居三月，如十年之隔。芸虽时有书来，必两问一答，半多勉励词，余皆浮套语，心殊怏怏。每当风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对景怀人，梦魂颠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即致书吾父，出十题而遣余暂归，喜同戍人得赦¹⁹。登舟后，反觉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处问安毕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语，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，觉耳中惺然一响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时当六月，内室炎蒸，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，板桥内一轩临流，名曰“我取”，取“清斯濯缨²⁰，浊斯濯足”意也。檐前老树一株，浓阴覆窗，人面俱绿，隔岸游人往来不绝，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。稟命吾母，携芸消暑于此，因暑罢绣，终日伴余课书论古、品月评花而已。芸不善饮，强之可三杯，教以射覆为令²¹。自以为人间之乐，无过于此矣。



注 释

1. 庚子——乾隆四十五年(1780)。
2. 合卺(jīn)——成婚(卺是瓢，把一个匏瓜剖成两个瓢，新郎新娘各拿一个饮酒，是旧时成婚时的一种仪式)。
3. 斋期——固定吃素的日子。
4. 于归——出嫁。《诗经·周南·桃夭》：“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”
5. 国忌——皇帝或皇后的丧期。
6. 款嫁——留嫁。
7. 搏战——搏拳。北，败，输。
8. 子正——夜里十二点。
9. 丑末——凌晨三点。
10. 嫗(yù)——年老的女人。
11. 《西厢》——指元王实甫著的杂剧《西厢记》，叙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故事。
12. 才子之名——金圣叹称《西厢记》为第六才子书。
13. 心忪(chōng)——心跳。
14. 朝曦(tūn)——朝阳。
15. 转睫——转眼。弥(mí)月，满一个月。
16. 会稽——今浙江绍兴。幕府，原指将帅办公的府署，此处指幕僚。
17. 迓(yà)——迎接。
18. 武林——杭州的别称，因武林山而得名。
19. 戍人——戍边之人。
20. “清斯”二句——语出《孟子·离娄》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
21. 射覆——古代的一种游戏，在器皿下覆盖着东西让人猜。

一日，芸问曰：“各种古文，宗何为是？”余曰：“《国策》、《南华》取其灵快¹，匡衡、刘向取其雅健²，史迁、班固取其博大³，昌黎取其浑⁴，柳州取其峭⁵，庐陵取其宕⁶，三苏取其辩⁷。他若贾、董策对⁸，庾、徐骈体⁹，陆贽奏议¹⁰，取资者不能尽举，在人之慧心领会耳。”芸曰：“古文全在识高

气雄，女子学之恐难入彀¹¹。唯诗之一道，妾稍有领悟耳。”余曰：“唐以诗取士，而诗之宗匠必推李、杜¹²。卿爱宗何人？”芸发议曰：“杜诗锤炼精纯，李诗潇洒落拓；与其学杜之森严，不如学李之活泼。”余曰：“工部为诗家之大成，学者多宗之，卿独取李，何也？”芸曰：“格律谨严，词旨老当，诚杜所独擅；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¹³，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爱。非杜亚于李，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，爱李心深。”余笑曰：“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。”芸笑曰：“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¹⁴，时感于怀未尝稍释。”余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芸曰：

“彼非作《琵琶行》者耶？”余笑曰：“异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乐天是启蒙师，余适字三白，为卿婿，卿与‘白’字何其有缘耶？”芸笑曰：“白字有缘，将来恐白字连篇耳。”（吴音呼别字为白字）。相与大笑。余曰：

“卿既知诗，亦当知赋之弃取。”芸曰：“《楚辞》为赋之祖，妾学浅费解。就汉、晋人中调高语炼，似觉相如为最¹⁵。”

余戏曰：“当日文君之从



长卿¹⁶，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”复相与大笑而罢。

余性爽直，落拓不羁¹⁷，芸若腐儒，迂拘多礼，偶为披衣整袖，必连声道“得罪！”或递巾授扇，必起身来接。余始厌之，曰：“卿欲以礼缚我耶？语曰：‘礼多必诈。’”芸两颊发赤，曰：“恭而有礼，何反言诈？”余曰：“恭敬在心，不在虚文¹⁸。”芸曰：“至亲莫如父母，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？”余曰：“前言戏之耳。”芸曰：“世间反目多由戏起，后勿冤妾令人郁死！”余乃挽之入怀，抚慰之，始解颜为笑。自此“岂敢”“得罪”竟成语助词矣。鸿案相庄廿有三年¹⁹，年愈久而情愈密。家庭之内，或暗室相逢，窄途邂逅²⁰，必握手问曰：“何处去？”私心忒忒²¹，如恐旁人见之者。实则同行并坐，初犹避人，久则不以为意。芸或与人坐谈，见余至，必起立偏挪其身，余就而并焉。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，始以为惭，继成不期然而然。独怪老年夫妇相视如仇者，不知何意？或曰：“非如是，焉得白头偕老哉！”斯言诚然欤？

注 释

1. 《国策》——《战国策》。《南华》，即《南华经》，《庄子》之别称。

2. 匡衡——西汉经学家、文学家，善于说《诗经》。刘向，西汉经学家、文学家、目录学家。雅健，典雅雄健。

3. 史迁——《史记》作者司马迁，西汉史学家、文学家。班固，《汉书》作者，东汉史学家、文学家。

4. 昌黎——指唐代文学家韩愈，河南河阳人，郡望为昌黎，世称“韩昌黎”。浑，浑厚，质朴厚重。

5. 柳州——指唐代文学家柳宗元，河东解人，曾贬官广西柳州，世称“柳柳州”。峭，峭拔，道劲洒脱。

6. 庐陵——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，江西庐陵人。宕，恣肆，放纵。

7. 三苏——苏洵、苏轼、苏辙，均为北宋文学家。辩，雄辩，说理透彻。